

小說組評審獎作品

怪物

甲鳥內人

甲鳥內人



／ 作者簡介 ／

高雄人，20歲，普通大學生，一直都沒有女朋友，想想有點難過，不，其實真的還滿難過的。將來有點想買冰淇淋，可是去問了一下，發現冰淇淋機其實不便宜，隨便都要50萬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到底為什麼冰淇淋機可以這麼貴呢？不過年輕人就是該把夢做大一點，我的夢初估有50萬，應該還算不錯吧。

／ 得獎感言 ／

高雄是我的故鄉，能在故鄉得到這個文學獎，對我意義非凡。所以我決定來分享一下我媽媽剛寄給我的不沾鍋，非常非常實用，看著平底鍋裡的鯖魚滑來滑去的，頓時覺得人生又再次充滿了希望。但我實在是一個小心眼的人，為了不讓室友偷用，所以把超好用的不沾鍋藏在房間裡，只敢在夜深人靜的晚上，一個人開著小燈，對在鍋子裡溜來溜去的雞胸肉露出微笑。好用的平底鍋一定要配高級的橄欖油，葵花油什麼的實在太瞧不起人了，所以忍痛買了看起來很有質感的橄欖油，上面寫了一堆我看不懂的語言，總之，就是有钱人會用的那種橄欖油，有了橄欖油跟不沾鍋的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完成了人生的成就，不禁令我質疑，之前那些沒有不沾鍋的日子，到底算什麼呢？

小時候睡不著，在床上翻來覆去時，都會想起父親說過的話：「小宮，如果閉上眼的話一下子不就結束了嗎？」

我照做了，但一點用也沒有。

夜鶯在夜色中啼叫，像門外那女人的咆嘯，雜著一點玻璃破碎的聲音，淒厲的叫聲從遠方慢慢、慢慢，向我的夢逼近。

在我就要熄燈時，父親走了進來，他眼睛浮腫，下方有著像是被炭筆畫過的黑眼圈，依然穿著工作時的白襯衫與西裝褲。

「嘿。小宮，要不要跟我出去兜風？」

我抬頭看了下時間。十二點五十分。

「可以啊。」我說。

父親微微一笑，我目送他轉身消失在門外，影子在轉角處被拉得長長的。

我換了套衣服，坐在副駕駛座。

「那就老樣子囉？」

「老樣子吧。」我回答。

父親用右手打檔，左手扶著方向盤，專心看著後方，我盯著他爆起來的青筋，小時候的事了，我曾羨慕、甚至忌妒那樣子的手臂。

成功倒車出來後，後照鏡下的捕夢網晃了一下，我默默

地想：老樣子。

未滿三年的新車讓給了女人那邊，父親換了這台二手車，黑色的本田小客車，坐墊上的味道就像躺了一條狗，怎麼樣都消不掉。

開不到一年，車子上的 CD 撥放器被拔走，其他倒一律完好，就只有整個撥放器連同裡面的唱片被偷，露出幾條白晃晃的線在外頭，令人匪夷所思，但父親一下子就冷靜接受這個消息了，就算往後出門只能聽廣播，也不曾提起撥放器的事，彷彿那幾條線本該如此掛在外面盪來盪去。

父親喜歡聽 FM98.3 警察廣播電台，他會跟著整點時「警察廣播電臺關心您。」哼著難聽的歌，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，只要開車出遠門，我便戴起耳機，父親要叫我好幾次，不斷提高音量，直到蓋過「亞細亞功夫世代」，我才會注意到。

「小宮，拿下來，我說過在車上不要聽那個鬼東西。」

我拔下來，過一會又戴上，一次兩次，父親就會接受且漠視這個事實了。每次都是如此。

他是如此乏味。

「上一次這樣帶你出來兜風是多久前的事了？你上高中前？」

「大概六、七年前了吧。」

「我覺得，我們應該多做點這種事，增加父子情誼。」父

親說，路燈一個一個閃過他的側臉。

「我又不會拒絕你。」我說。

「諒你不敢。」他說完，自己笑了。

車子開上球場路的斜坡，我知道父親接著會轉進松藝路，再繞著澄清湖後圍，開向長庚醫院，回到松藝路，這樣一圈又一圈。

窗上都是雨痕，我搖下車窗，往黑色的地面看去，有一種柏油路突然貼近臉龐的錯覺。松藝路彎彎長長，有很多上下坡，一旁是高爾夫球場，一旁是風景區的樹林，風從樹林間吹過時，會帶動樹葉彼此摩擦，「沙沙、沙沙」像是有人在說著悄悄話。

「你在看些什麼？」父親問：「上頭有東西嗎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我說。並把脖子縮回來，風一會便不再吹了，「沙沙」聲停止後，我才搖上車窗。

「你會打麻將嗎？」父親突然問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麻將啊，我聽說現在的大學生都會打麻將打通宵。」

「那是特定有外宿的人吧，我每天通勤，哪來的時間打？」我說。

「沒事，沒有玩就好。」父親聳聳肩。

「你討厭我打麻將嗎？」我問。

「自己作主吧，你也二十歲了。」我沒有回應。

他像是又想到什麼似地繼續問我：「小宮，那你會抽菸

嗎？」

我把頭靠在窗上，雨痕好多、好煩，它們開始蠕動起來，也許我假日該自己來洗車。

「小宮？」父親喚我。

「你看，是澄清湖。」我說，手指向前，松藝路，還有那些搖晃的樹影已經在腦後，越來越遠，越來越遠。

我指著右前方，那片一望無際的黑。白天是湖，晚上成了一個深坑。月光、路燈，什麼都沒有，什麼都被吞掉了，我知道有些人看得到湖上的波光，那些話說得動聽的人，但我什麼都看不到。巨大的黑暗伏在那邊，在拒絕我同時向我低語：「盯著我。」

「啊，好久沒來了，我們以前都會來澄清湖裡面野餐，就在大草皮那邊，後面有一大片樹林，對面是兒童遊樂園，記得嗎？」父親說。

「嗯。」我知道父親在說什麼。

他會拿出一網吊床，選好一棵不高也不低的樹，在架好吊床後，狼狽地爬上去，使盡全身的力量保持平衡。

「小宮，你看，厲不厲害？」父親坐在上面對我笑著。

陽光透過樹葉的孔隙，無數光點落下，他的臉龐像被開了一個又一個冒著亮光的洞。

總會有個男人在賣砂畫，那人戴著圓帽，蹲在兒童樂園的門口，擺著一組一組的道具、沙子，每當有小朋友經過時，他便在紙上刷上一層透明的黏膠，再倒上細細、鮮豔的

沙子，沙子就這麼吸附在上面，他輕輕一吹那張畫，是隻熊貓。

我拉了拉女人的裙擺，她買了一組給我，我跪在草地上，黏膠塗得整手都是，每當我倒上沙粒，再吹掉時，總會有許多亮亮的沙子飛進草裡，消失不見。

「你的沙子倒太多了，這樣後面會不夠用喔。」她說。

我拿著做好的沙畫，問父親這是什麼。

「老鼠，不，蟾蜍吧，蟾蜍。」父親沒把握地說。

我們坐在女人鋪開的綠色格子毯上。閉上眼睛，總能聞到檸檬桉的味道，沿著湖畔，被風吹到這邊。鬆掉的長白襪、地上乾癟的蟬殼。我枕在女人的腿上，有東西叮咬著我裸露的手臂，我不以為意，我知道，再過一下下，便什麼都感受不到了。

父親繞了第二圈。

「你肚子會餓嗎？」他問。

「不會。」我說。

「真的嗎？總覺得你什麼都沒吃。」

「我沒胃口。」我說。

「好吧，我可能想買些什麼，也不是說多餓，有點嘴饞就是了。」

「那你買就好，我在車上等你。」

「是嗎？我再問一次，你真的什麼都不要？」我搖搖頭，

「好。那好。」他說。接著駛進一家便利商店。停車時，我跟父親的目光在後照鏡相撞，他隨之瞥開。

他熄火，鬆開安全帶，我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燈光下。

我想透透氣，也走出車外。倚在車門上，我捏了捏口袋中的香菸，手指在霧面的包裝盒上滑來滑去。

有個染了褐色頭髮的女人從商店走出來，她穿著熱褲，短短的褲管擠了一點大腿肉出來。

我抬頭看了路口的紅綠燈，看了闖紅燈的計程車，然後轉頭看她搖搖晃晃，辛苦地走到我面前。

「嘿。小哥，你有菸嗎？」她在我面前的花圃坐下，對著我微笑。我從上方俯視，弧形的胸部滑溜溜的，就算再努力，視線都無法在上面停留太久，但偏偏胸前那條溝傳來迷人的香味。

「呦、呦。小哥，別不理我嘛。」

「妳醉了吧？」我說，手指在口袋中繞來繞去，順著每一根香菸來回畫圈，那股刺癢與灼熱感傳入大腿、股間。

「哈！對啊，我頭好暈，我想明天起床一定還會繼續暈。」她收起笑容，「能給我一根菸嗎？」

我遞了一根香菸給她，同時看了超商一眼，並沒有看到他的人影。

「你幾歲？二十五？二十六？」她問，吐了一口菸出來。

「……差不多。」我盯著地上的石頭說。

「那是你的車嗎？」

「算吧，家裡的。」我說。

「喔，都可以啦。」她說，又吐了一口菸，接著把修長的腿翹起來。「我能不能坐你的車出去兜風？」她挑了下眉毛，我抬起頭看她，很多畫面一下子出現在我的腦袋中。

「我的？為什麼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她拉了一下肩帶。「說不定很好玩。」

「也許……」我說。

「也許？」

我閉上眼，挪了挪臀部，一下子燥熱起來。我又看了超商一眼，他盯著掌心，正數著零錢準備結帳。沙沙沙，粗糙的單寧布摩擦著皮膚，很悶的夜，有什麼東西漏著風，消氣了。

「不。今晚不太方便。」我說。

「是嗎？但剛剛你看起來挺感興趣的啊？」

「沒這回事……」

「喔，我猜你一定是雙魚座的。」她朝我丟出這個結論。

「為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雙魚座的男人都這樣婆婆媽媽的。」

「妳又知道了？」

「哈，肯定是。」

我沒回話。去他的星座。

「所以，你真的不想載我出去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為什麼啊？」她追問，手頭的菸燒到屁股，在前端留下一截微微下彎的菸灰，閃著紅色火星，輕輕一碰，便隨風飄散。

我自顧自地彎進車裡，父親走出便利商店，手中提著一包沉沉的塑膠袋。

我坐在副駕駛座，透過灰濛濛的車窗，看見那雙漂亮的腿依然翹著，她手一彈，菸屁股落進花圃裡，無聲無息。

「去死。」我說，然後又說了一遍：「通通都去死。」

車門打開，父親坐了進來。

「你都買了什麼？」

「一些微波食物，還有一些零嘴。對了，你說你不想吃，但我還是幫你買了綠茶。」

「謝了。」

「拿去吧。」

「放飲料座就好，我口渴時再喝。」

他發動車，一手拿著食物，一手抓著方向盤，等紅綠燈時，右手就一直抓袋子裡的雞塊，往嘴巴裡塞，整個車子都是那個味道。

我已經忘記父親繞了第幾圈了，但電子時鐘剛過凌晨兩點。有水珠出現在窗上，一開始並沒有多加注意，直到滂沱大雨條地落下，砸在路上，一下子聒噪起來。

「哎呀，怎麼下雨了？」父親說。

他打開雨刷，「嘎」地一下，雨刷來回抹平窗上的雨珠，拉出一道一道拋物狀的雨痕，我閉眼仔細思考，為什麼窗上

的水珠蒸發後會留下那些灰白色的雨痕？

「為什麼會有雨痕？」最後我問。

「大概是沾到灰塵什麼的吧。」父親說：「被你這麼一說，也有點久沒洗車了，明天就拿去加油站給人家洗吧。」橡膠製雨刷來回刮著。

我原本想說些什麼，不過罷了。

父親，總在我小學六年級那陣子，頻繁地像這樣帶我出來。

他走到房間，搖醒裝睡的我，輕聲問：「嘿。小宮，要不要跟我出去兜風？」

「可是我已經刷牙了。」我說。

「沒關係，今天比較特別，我們回來再刷一次。」

我換好衣服走出房門，父親穿著室內拖鞋，把掃帚及畚箕擺到一旁，「小心地上喔。」他沒正眼瞧我，盯著地板上碎掉的盤子說。

一塊塊，白色的碎片與粉末，像散布在海灘上的貝殼，有些滑進桌子下，有些滾到角落，還有些，就這麼消失地無影無蹤，我知道，總有一天，我會夢見它們，錯綜羅列在我的過去。

穿過客廳時，有東西扎到腳底，我縮起腳來，卻什麼都沒有，沒有那些白色的碎塊。

「小宮？」我聽見他在屋外喚我。

我踏了下去，刺痛感再度傳來，爬過小腿、胃、咽喉，然後卡在那邊。透過紗窗，我看到父親站在門外注視我，手

上握著車鑰匙。

我的腳掌還在地上磨蹭，也許流血了。

「你不喝你的綠茶嗎？」父親問，他的東西都吃完了，垃圾、空袋子扔在後座。

我轉開瓶蓋，在他面前啜了一口。

「對了，還是得先跟你說一下，我過陣子可能會被調去大陸。」父親說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人事變動吧，這種事沒有什麼為什麼。」

「好吧，很久嗎？」我問。

「大概就一個多月回來一次吧。挺折騰的。」

「大陸啊……」我從沒去過中國。

「是啊，大陸。還真的不想去呢。」

「你是去上海嗎？」

「是啊，有時候還會去杭州。」

「聽說那裡風景很漂亮。」

「是啊，不僅風景，小姐也很漂亮喔。」說完，他嘻嘻地看著我笑了。

我摳著安全帶上的鐵環，原本冰冰的，不一會便被體溫同化了。

「還真的很久很久沒跟你一起出來晃晃了。」父親說：

「唉！說不定你也記不得了。」

「我該慶幸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沒事，沒什麼。」我說：「我也沒什麼印象。」

我朝車窗上的倒影吐了舌頭，做了個鬼臉，很模糊，我甚至不確定車窗上的自己是否有重複同樣的動作。我們有好一會都沒說話。

「我不知道，但有時我們就是會搞砸一切。」父親突然說。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也曾覺得只要努力，凡事都可以被克服。」

「……你什麼時候才要去大陸出差？」

「離婚後，我常常在想，難道一切就都會好轉？」

「小心一點，前面的路燈全熄了。」我說。也許是壞了，明明剛剛都沒有異狀，從這一段開始，路燈都沒有亮。松藝路，一邊是風景區、一邊是高爾夫球場，黑得看不見路的盡頭。

「不是這樣的，你不了解。」他繼續說，絲毫沒有理會我。

我拉了拉他的袖子，「專心一點。」我說：「別鬧了。」就在這時，有東西衝了出來，父親趕緊踩煞車，「砰」地一下，我整个人往前傾，但安全帶緊緊勒住我的胸口。「撞上了。」我坐在位置上喘氣，腦袋只出現這樣的訊號。

「下車。」像剛從夢中醒來一般，父親盯著前方說：「快點下車。」

他沒熄火，留著頭燈。我們站在車門旁，兩人都沒拿傘，雨淋了整身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父親問。我沒回話，我不知道。

車頭燈下的是一隻頭生物，吐了一地血，像塊破布般癱軟在地上，大型狗的體型，全身無毛也沒有尾巴，只剩灰色雜著暗斑的皮膚，小小的頭，混濁的眼睛半張著，有著像狐狸般長長的嘴，只是沒有了外唇，翻出牙床及一口利牙。我不知道那是什麼。

心室收縮，心房舒張，每當血液流到手腕時，都會「咚」地一聲，傳遍全身，我知道我正在發抖。

「該打電話給警察嗎？」我說。

「不，先冷靜，該死，這怪物是什麼？狗？還是鼬獾之類的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該死。」我看向父親，卻看不清他的臉，暗得只剩幽幽的輪廓。

我小心翼翼，用腳尖頂了一下怪物，牠瞬間瞪大眼睛，咳了一口血，全身抽搐，不停喘氣，發出混亂的鼻息，我往後退了一步。牠沒死，牠正在用那雙眼睛打量我們。

「媽的，你幹嘛動牠？」男人朝我大吼，我看著他，怪物也看著他。但我張嘴，一句話也說不出口。

男人還想發難，突然，有引擎的聲音從路的另一頭傳來，車燈在遠處乍現。

我還沒反應過來，男人便撲進了駕駛座，關掉車燈，僅存的光源消失了，路上暗了下來。

那是台摩托車，下雨天，騎得飛快，我的手壓在引擎蓋上，手掌傳來餘溫，摩托車從我們旁邊擦身而過時，我不知不覺握緊了拳，直到他消失在盡頭，直到夜晚回歸雨聲，我才發現手心已被握得發疼。接著是喘氣聲，我的，男人的。我不想再開燈看那東西了。

「葉……葉昌、小宮。」黑暗中，有鐵的味道，從那滿是血的嘴巴發出來的聲音，清楚地傳到耳朵。我聽過那聲音。

「上車。」男人說，他聲音沙啞。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你再不上車，就自己回去。」他說完，我聽見關門聲，引擎發動了起來。他依然沒開車燈。

我摸黑坐上駕駛座，原以為他會倒車離開，但他只是緩緩往前，我感受到車輪順著那個弧度上升，再一口氣降下來，「砰」，車身顛簸了一下，再「砰」地一聲，這次已經在身後，感覺好遠好遠的地方。

不只是車外，我注意到坐墊上都是雨水，腳踏墊上都是雨水，已經到處都是雨水了。

他就這樣慢慢地往前駛，直到重見路燈，男人便瘋狂地加快速度，我聽見輪胎的呼嘯聲，我看著他的手臂，正微微顫抖。

我不敢轉過頭。我從來都不敢轉過頭，二十年，皆是如此。

雨還在下，我脫掉濕透的衣服，躺在床上，聽見男人沉重的腳步聲，及熄燈的聲音，我闔起眼睛，嘗試睡著。

遠方有雷聲，窗子震了一下，我屏住呼吸，感覺心跳突然停止了一下，接著再若無其事地繼續跳動。

「小宮，如果閉上眼的話一下子不就結束了嗎？」騙人。他當時究竟是懷著什麼樣的心情向我說謊的呢？

我一直維持這種流離的狀態，翻來覆去，唯有眼皮不曾打開。

每當這種時候，腦海中就會自動浮現一些殘缺的影像，一些過去的事不斷變形、扭曲、重疊著。那不是夢，頂多只是映在眼皮上的鬧劇，嘻嘻哈哈地嘲笑著。只要閉上眼睛，就會自動出現，

雨珠打在玻璃上，「啪啪啪」，像有東西撞著窗戶。「啪啪啪」，拍打聲越來越大，越來越大，裹著失望憤怒後悔痛苦猶豫掙扎憐憫，進得來的，溜進了我的床底下，進不來的，在窗外央求著要我打開，吱吱喳喳，俯仰皆是，那些擱淺的東西等到下雨，浮了起來，碎片，盤子的碎片，我看得一清二楚，「為什麼讓他輾過去？」尖銳的聲音詛咒、控訴著：「廢物。」明明我什麼都沒做錯……閉嘴，都閉嘴。我若有同情心，又怎麼能不同情自己。「啪啪啪」，我睡不著。

從那之中，我聽到汽車引擎發動的聲音，從車庫傳來的，很小聲，一下子就被雨聲蓋過了。我的耳道濕濡，喉嚨

也很濕潤。我不斷告誡自己，絕對不能睜開眼睛，不行，一睜開，就什麼都不會結束了……

雨不知道在麼石什候停的，陽光從窗簾的隙縫伸進來，我感覺剛作了場夢，卻不記得是否曾睡著過，睜開眼很久之後，我才想起昨晚發生的事，被雨水刷過，變得既遙遠又模糊。

〈怪物〉這篇作品令人驚豔，小說的行進之間充滿張力，從父子的互動開始。父母離婚之後兒子對父親的好感，父親的瀟灑與討好，卻在一次父子夜車出遊撞到怪物後急轉直下。怪物被撞之後橫躺路中，父親急於逃避而顯露出本能的殘忍暴力，事後親子、主角生活看起來一切什麼都沒有改變，實則卻有本質性的撞擊。

作者的文字掌握相當有魅力，將具有衝突性的情節以極為節制而略帶曖昧性質的手法呈現，這樣的方式更增添了作品的神祕感與力量。